

## ■ 美食

## 乌米饭

王寒

江南夏日，少不了一碗乌米饭。这乌米饭，早在宋代便留迹于林洪的《山家清供》，彼时它唤作青精饭。

林洪自称林和靖后人，是个极有趣的雅士。他爱梅，却不似旁人只作些风花雪月的吟咏，偏要将梅花入馔，把寻常日子过得诗意又鲜活。他笔下的《山家清供》，满是乡居的粗茶淡饭，可经他妙手，普普通通的青菜、萝卜、茭白，乃至梅花、山桃、红豆，皆化作酥琼叶、苍耳饭、蟹酿橙这般雅致的吃食。单听“槐叶淘”“拨霞供”这些名字，便似有阵阵清香袭来。

这青精饭，也就是如今江南人立夏必吃的乌米饭，得名于南烛木。南烛木的名字繁多，青精、染菽、牛筋、旱莲草，皆是它的别名，而在我老家，人们更习惯唤它山乌饭树、山草米脑或乌桐树。

山乌饭树在江南的山水间极为常见，生得是三尺到五尺高的灌木模样。暮春时，它的叶子如燃烧的火把，将山谷映照得生机勃勃；六七月间，小白花星星点点缀满枝头，随后结出青色的浆果球，似粒粒翡翠，待成熟后又化作蓝莹莹的玛瑙，尝起来微甜带酸，别具一番山野风味。到了九十月，紫黑的浆果熟透，正是采摘的好时节。犹记儿时，常与小伙伴结伴入山，漫山遍野寻着那成簇的浆果，一把把往嘴里塞。这果子黄豆大小，里头藏着细细的籽，嚼起来微微带渣，吃得兴起，嘴唇乌黑，倒像是中了“暗毒”。后来才知，这竟是蓝莓的一种，难怪生得这般相似。

采下新鲜的山乌饭树叶，细细捣出汁水，再用这带着草木清香的汁液浸泡粳米，便能做出乌米饭、乌

饭麻糍和乌叶馒头。乌米饭有用粳米做的，米粒清爽利落；也有用糯米做的，我独爱那糯米制成的，蒸好后油黑乌亮，泛着温润的光泽，入口香糯绵软，每一口都裹着叶子的清香。

乌米饭最妙的是可甜可咸，吃法多样。甜口的撒上一把绵白糖，白糖遇着温热的米饭，慢慢化开，甜香四溢；咸口的则添上蚕豆、豆干、虾干、咸肉或火腿肉，荤素搭配，鲜香浓郁。我向来偏爱甜口，前些年在朋友那儿，吃一碗咸口的乌米饭，咸香的米粒，伴着各种山海风味的食材，口感比甜口的更加丰富。

在江南，乌米饭不只是立夏的专属。农历四月初八牛生日，家家户户也会蒸上一锅乌米饭，或是打些乌饭麻糍，以表对耕牛的歌

恩。有一年立夏，我在南京出差，意外邂逅了南京的乌饭油条。蒸熟的糯米饭乌黑发亮，撒上白糖，将油条对折嵌入其中，一口咬下，既有乌饭叶的清幽香气，又有油条的酥脆口感，香、甜、糯、脆在齿间交织，恍惚间，竟勾起了对夏日清晨的回忆——青草被收割后倒伏在地，阳光晒着，散发出的那股清新又蓬勃的气息。

春去夏来，江南的草木皆化作舌尖上的美味。初春的荠菜馄饨、紫云英炒年糕，清明的青团、青饼，再到立夏的乌米饭，无一不是大地的馈赠，带着最本真的草木清气。

立夏时节，樱桃红得似火，梅子青得透亮，枇杷黄得灿烂，桑葚紫得诱人，青草池塘蛙声阵阵，此时，若能捧上一碗乌米饭，慢慢品味这初夏大地的草木滋味，可不就是生活里最惬意的小确幸？待这一碗乌米饭落肚，江南便算是稳稳地踏入了夏的门槛，开启一段新的时光旅程。

## ■ 自然

## 校园的鸟

柯思德

“滴哩哩”“咕咕一咕”“啾啾啾”……鸟鸣时如银铃般摇曳在飞檐翘角，时而似牧笛清越地自草丛扬起。鸟儿们或是在步道走动，或是成群在树梢跳跃，带着晨光的清亮，裹着草木的芳香，在校园每个角落交织。

夏日的清晨，我从梦中早早被鸟鸣唤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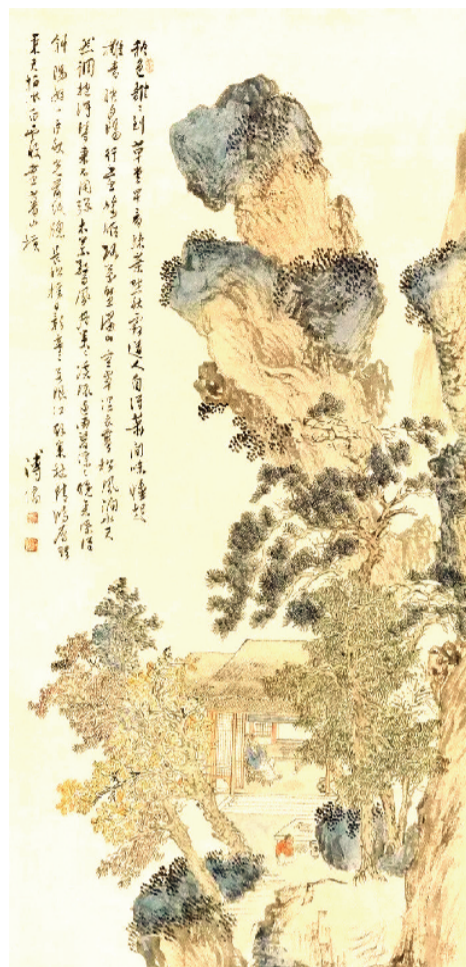
校园里的鸟，早已撩发我的好奇。只要在学校里，我总抽空去探探它们的踪迹。除了人行步道和几幢教学楼、宿舍楼外，便是树林、绿植、花卉。这些树，高的盖过四五层楼，如华盖，把楼栋间人行道遮成林荫道；矮的也有几米高，沿着步道排开，如整齐列队的军训学生。校园里有的是果实、虫子，有的是筑巢的地方，说成鸟儿的天堂是怎么也不为过的事儿。

三三两两的高中女生正穿过林荫。不时传来的鸟鸣吸引了他们的目光，边走边抬头望向树梢，几只懒散的鸟儿似不好意思与他们对视，“啾”地飞走了。学生们加快脚步，轻快地走向教学楼。来到书香长廊，我前面两位拎着亚麻布手提袋的女生忽然停下，将手中的面包撕碎抛给廊边的鸟儿。鸟儿小跑般走上前啄一口，间或朝她们看一眼。两位女生晃了晃头上的马尾，互相对看一眼，微笑着走开了。

两棵硕大的朴树张开枝条，在微风中摇曳着。“嘻嘻！嘻嘻！”叽叽喳喳的声音吸引了我的目光。抬头望去，两只鸟儿在树枝上纠缠，一会儿互相啄咬对方的羽毛，一会儿从这个树梢跳到那根树枝，像我们小时候打架一般，好不热闹。也许是累了，它们在树枝上停停站站，互相呼来唤去，优哉游哉。一只鸟儿抖动着翅膀，像在展示美丽的羽毛。另外一只，用小小尖嘴在树上这儿啄啄、那儿啄啄。不一会儿，它们俩齐步跳跃来去，见到我在树下“嘘嘘”地喊着，便敏捷地飞散开去。

我一向笨拙，不知这些鸟儿的名字，对长相相似的更是分辨不出。忽然想到，前几天用微信扫码查看树木花草来着，何不扫一扫这些鸟儿。打开微信，点开“扫一扫”，四处寻找鸟儿身影。路旁，三五只鸟儿在啄食，我悄然走近，还没来得及扫，它们飞走了；树梢一只从远处飞来的鸟儿停下，我刚举起手机，它又飞了。台阶上，两只鸟儿来回踱步，似无飞走迹象，我迅速扫过去，却显示“未找到物品信息”。这时，我注意到可以扫相册，将手机对准远处的鸟儿，将画面拉近拍成照片，再用“AI消除”去掉鸟儿旁边的物体，打开“扫一扫”识别照片。“白眉山鹧鸪！”没想到扫码成功。但大多时候还是没办法扫描清楚，只扫到几种鸟儿：麻雀、鸽子、杜鹃、鹁鹑、珠颈斑鸠。

除了麻雀，校园里最多的鸟



儿应是珠颈斑鸠。我住的三楼前有一棵黄楸树，树上常有这种鸟儿栖息。它们将窝搭建在攀缘于树干上的金银花丛中，这个季节正在孵化小鸟。它们真会选地方，安稳舒适的鸟巢不怕太阳晒，还有芳香的花儿伴随。

这几天，学校里为了安全起见，安排工人师傅对楼房的墙檐进行清除。难怪在我回到屋里的时候，鸟儿在树梢飞来飞去叫个不停。妻子跟我说，“隔壁家空调下面鸟窝里也有两只小斑鸠，还没学会飞呢！”我定睛细看，鸟窝里伸出两只鸟宝宝的头四处张望。两只斑鸠在旁边飞来飞去，不停叫唤着。原来工人师傅正在对面那幢楼施工，敲打墙沿的声音很大。妻决定下楼跟工人师傅提前打声招呼，让他们妥善安置好这个鸟窝。

“放心！卓师傅是县里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协会的，平时没事儿还喜欢拿个照相机到处拍呢。”一旁，有个师傅跟妻子说，前面楼房里有好几处鸟巢，他们都把这些鸟巢安置到了附近安全的地方。

难怪我在校园里细心找过好多次，只在两棵高大的香樟树杈上发现过鸟巢，原来它们大多把家安在建筑物的通风孔、排气管或屋檐边。

白天，它们的声音在窗外叽叽喳喳，我总被这些清脆、浑厚、嘹亮、低回的声音所感染。到了晚上，这些声音却神奇地销声匿迹。住在宁静而清雅的校园里，我已深深喜欢上了这些小精灵。

